

郭小东 著

中国知青部落

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

第三部：

暗夜舞蹈

是落日也是旭阳，是暗夜也是黎明

是弓行也是舞蹈，是海水也是火焰

那是你我相守的岁月，那是你我相许的爱情

那是你我永生难忘的记忆



花城
社

1247.57/330

郭小东 著
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

中国知青部落

第三部：

暗夜舞蹈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知青部落. 第3部/郭小东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1.6

ISBN 7-5360-3535-7

I. 中... II. 郭...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3701 号

中国知青部落 (第三部)

暗夜舞蹈

郭小东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路)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7.5 印张 5 插页 400,000 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8001—14000 册

ISBN 7-5360-3535-7

I·2925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郭小东

生于兔年兔月兔日兔时，

作家、评论家、教授，其著作曾多次获奖。

主要著作有专著《中国当代知青文学》、《诸神的合唱》、《逐出伊甸园的夏娃》、
《知青人信札》、《文学的锣鼓》、《转型期文学风度》；

中篇小说集《雨天的曼陀罗》；

散文集《南方的忧郁》；

长篇小说《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1979：知青大逃亡》、
《青年流放者》、《暗夜舞蹈》。



作者（左一）在黎母山。（1968年）



作者（前排左一）在黎母山。（1969年）



读南开的儿女。



湖中的儿女。

中国知青部落

广阔天地炼红心。



林中岁月。



劈柴日当午。



读报黄昏后。

中国知青部落



和牛一起战斗。



乡村练球。



落日的灿烂。



拿锄头的娘子军。

中国知青部落



开会。



30年后的知青文艺队。

总序

追寻“知青人”的精神家园

陈骏涛



郭小东与陈骏涛（左）

SBN 111111

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交界的四五天，我一直沉浸在电脑上阅读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第三部《暗夜舞蹈》。这是我此生第二次在电脑上读这么长的东西。过去读小说都是捧着一本书，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或靠在床上看，如今却只能用一个姿势，死劲地盯着电脑屏幕，一边看一边还得不断地删除那些与正文无关的各种符码，才能顺当地读下去。坦率地说，这对于一个早已过“耳顺”之年的人来说，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我还是认真地把这部 30 余万字的长篇读完了，而且我庆幸我这四五天的辛苦并没有白费，因为我读到的是一部真正用自己的心血浇灌出来的，而不是靠技巧编造出来的好书。同时，我为郭小东终于完成了他的《部落》三部曲而感到高兴。这是他耗费了 12 年时间完成的一个浩大的工程（约 100 余万字），无疑是作为“知青作家”的郭小东的一部最重要的作品。

对郭小东的《部落》三部曲，我是一个跟踪阅读者。大约在 10 年以前，当《部落》第一部《1979·知青大逃亡》初版的时候，我就读了它，稍后还看了根据这部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1994 年，当《部落》第二部《青年流放者》出版的时候，我还跟郭小东搞了一个长篇对话，当年的《作家报》曾用几乎两个版的篇幅刊登了对话全文。在那篇题为《精神的守望者》的对话中，我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除了应该有物质作为基础，作为依靠以外，还必须要有精神的支撑。特别是对于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如果没有精神的追求，灵魂就无所依附，生活就没有意义，生命就会枯萎。所以，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人正在或已经成为物质的奴隶，物质追求压过了精神追求的情况下，《知青大逃亡》和《青年流放者》的出现是很难得的。这两部小说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表现了作家的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映射出一种理想的光华。书里面的人物，大都有一

种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成功者中的一类人如肖邦，他是一个名作家了，但并没有陶醉在成功之中，甚至淡泊名利，非常不满自己的生存状态；成功者中还有一类人如林尤福，他腰缠万贯，身上也有一些劣根性的东西，但他还极力想做一点好事情，为知青朋友做贡献；失败者也不甘心成为失败者，如那个修单车的罗隆基，他流落街头了，但他内心深处的那种自尊自贵是谁也不能去侵犯的，他依然钟情于文学，还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即令是退隐者，如那个看守公墓的麦灿辉，表面上看，他似乎已经淡出喧嚣的尘世了，但其内在的精神火花并未熄灭，依然充满着道义感和良知，在许多知青人的心目中，他还是一个精神领袖。

这些言论在欲望膨胀、弥漫着商业主义氛围的今天，似乎是很不合时宜的，对于某些人来说，什么精神，什么理想，通通都是空洞抽象的东西，只有抓住机会、实现个人的欲望才是最实在的东西。然而我如今读郭小东的《暗夜舞蹈》，分明又感到有一种精神的幽灵在游荡着，他似乎并没有抛弃他多年以前的“知青情结”和“古典情怀”，他还在书中怀想着什么，追寻着什么，他始终被一种叫做人文知识分子的责任心、忧患意识、人格力量和宿命感所纠缠着。这突出地表现在书中的主人公李斯特身上。从《知青大逃亡》的方炜，到《青年流放者》的肖邦，再到《暗夜舞蹈》的李斯特，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这就是人文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那种矛盾、痛苦和忏悔，他们的道义感和良知，他们的人道精神和体恤情怀，他们苦苦地追寻着以往曾经珍惜过，如今却变得有些茫然的了的精神家园，但这种追寻的结果依然是一片茫然。郭小东说，他写作《暗夜舞蹈》时就像是“在暗夜里跳舞”。我想这就是一种茫然的精神状态。李斯特的失踪，正是一个具有出众才华和孤傲情怀，又怀抱着某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的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茫然的、悲剧性的

结局。“应该消失和行将消失的东西，是谁也无法阻挡的。犹如那残阳如血，它以无比雄壮的沉落告知我们旭阳是如何诞生的。我们没有理由吁叹这种辉煌的沉落。生命将以它最后的呐喊，把自己归于平静，归于无声的奔腾。我走了，但是我走了吗？”李斯特这样写道。整部小说贯穿着一种悲伤的基调，弥漫着一种悲剧性的氛围，我在阅读过程中，就这样地被这种氛围所裹胁而欲罢不能！

小说的基调和氛围是受到作者创作情绪的制约的，尤其是对于像郭小东这样主观情绪比较强烈、感情色彩比较浓重，具有某种浪漫主义气质的作家来说，作者的创作情绪是很容易在他的行文中表现出来的。郭小东不是一个为文造情的作家，而是一个因情生文的作家，即令在虚构性的作品如长篇小说中，亦是如此。以我的阅读感受，在《部落》三部曲中，作者的创作情绪是有一个发展轨迹的。在写作《知青大逃亡》的时候，作者是充满着激情的，他激情地回望过往苦涩和艰辛的知青岁月，整部小说笼罩着一种苦难感和悲壮的氛围，作者还不时地站出来代替人物发表激情的言说。到写作《青年流放者》的时候，这种激情有所减退，尽管他也回望过往的岁月，但他着重表现的是知青返城以后各种不同的命运和遭遇，他们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追寻，反思的成分显然加强了。而到写作《暗夜舞蹈》的时候，他的情绪显得沉静、淡泊了，似乎在用一种淡定透彻的眼光反视、省思过往的岁月，以及当下生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暗夜舞蹈》在结构上有一个很精心的安排，即在每一章的末尾都穿插了“另类档案·追寻昨天的传说”，用知青后代的视角来追寻、省察他们当年父母的情感历程，而不是像作者以前喜欢做的那样，以知青当事者的身份出来现身说法，这也是作者的情绪转向沉静、淡泊的一个证明。我现在还不能充分地阐明作者的创作情绪之所以发生如此变化的深在原因，我只

能笼统地将其归因于这是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生活的演变在作者的创作心路上所留下的印痕。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在大约1700万的未成年人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的阶段，正需要他们专心致志地从事学习的时候，这场运动却整个改变了他们以及他们家庭的命运，从而造成了一代人的精神创伤和中国文化的断层，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由于错误的决策所发动的一场错误的运动。郭小东以未满15岁的年龄就到海南岛黎母山区落户，在那里生活了整整7年。知青生活给他的人生刻上了永不磨灭的印记，他说：“黎母山给我的全部爱情和屈辱，几乎是均等的。”从80年代到90年代，郭小东始终钟情于知青题材的写作，他是少数既从事知青文学创作，又从事知青文学批评的“知青人”之一。1988年，在《知青大逃亡》出版之先，他就出版了关于知青文学的研究专著《中国当代知青文学》。这部本应写成类似专题文学史那样的著作，实际上却如饶芃子女士所说，是“郭小东以其体验对新时期知青文学的论证和解释”（《中国当代知青文学·序》），灌注着相当浓郁的作者个人的人生体验和主观感情色彩。他的文学批评是如此，他的文学创作自然就更是如此。

有些青年朋友可能不理解，为什么郭小东这一辈人会有如此深重的“知青情结”，已经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翻老皇历呢？还是面对此时此地的生活吧！这也许正是两代人的一种隔膜。对于郭小东这一辈人来说，知青历史曾经是他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给他们留下的是刻骨铭心的记忆，要他们忘掉这段历史，抹掉这段记忆，简直是难以想像的；具有“知青情结”，可能还正是“知青人”良知的一种表现呢！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段

经历写下来，这对死者是一种祭典，对生者是一种抚慰，对后来者也可能提供某种启示。这也是“知青作家”与“五七作家”相近的地方：他们的创作都背负着历史，都有或轻或重、或多或少的“负重感”，而不像某些没有经历过那些岁月的年轻作家那样，可以很轻松地宣告自己与历史的断裂，并且不承担某种责任或使命。这大概也正是两代人所不同的地方。

当然，毕竟这场运动已经过去了30年，如果再停留在或诅咒或缅怀的初级水平上，就远远不够了，应该有所提升，应该以更开阔的视野面对当下和放眼未来。从这一方面来说，提出“告别知青情结”（张抗抗）又是适时的。郭小东本人也提出过“要从一种对自伤、自恋、自命、自怜的情结中蝉蜕出来，这是一种痛苦的蝉蜕。”《部落》三部曲之所以值得重视，就因为它既不像70年代末的“伤痕文学”那样，主要在陈述“知青人”的不幸和灾难，也不同于某些持“青春无悔”主张的知青作品那样，主要在缅怀逝去的知青岁月、搜寻美好的记忆，它不是孤立地、脱离全民族的境遇去表白一代人的苦难或崇高，而是尽量超越知青个体的境遇，试图以更深邃的眼光，更宽广和深长的时空意识，对知青文化的正、负两个方面进行较为清醒的观照，对“知青人”返城以后的生存状态和不同境遇以及他们的思考和追索作出有深度的反映。郭小东是个感情型兼思想型的作家，《部落》三部曲在灌注着作为“知青人”作者的浓郁的感情色彩的同时，又是充满着理性思考的，这种理性思考突出地表现在它的反思倾向上。当然，这也带来了这部小说一定程度的理念化的倾向，包括作品中的某些不必要的议论（主要在第一部中）以及略嫌缠结的语言（这一方面在第二、第三部中渐趋淡化）。我这里无意于对《部落》三部曲的理念化倾向作或褒或贬的评价，我只是说出我的这种感觉。每一个